

文史哲大系 2
陳正雄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王充學

術思想述

論

文 史 哲 大 系 2
陳 正 雄 著

王充學術思想述評

文津出版社印行

王充學術思想述評

著作者：陳正

發行者：范惠雄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七〇九五〇〇八·七〇九八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811號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自序

王充是漢代學界的一位奇人，論衡是漢代學界的一部奇書，其書爲蔡邕所得，以爲秘籍，固不輕易示人；今八十五篇，即伯喈所存殘本。唐劉知幾以爲論衡未遇伯喈，則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史通鑒誠篇）」一千九百餘年以來，代有傳鈔，卻視同糟粕，歸諸郢燕之流，舛誤疏漏，不能鬯讀。即有清乾嘉時代，校勘鼎盛，如盧召弓、王念孫等人，手校羣書，或經學，或小學，抉梳剔爬，不遺餘力。對於論衡，亦咸以爲「理淺辭復，肆其私言」，不足觀也。

近來，研治子學風氣熾盛，不下經史，論衡向屬子部雜家類，其思想係糅合儒家、道家、法家而成，躋駁紛歧，毀譽參半。好之者以爲後漢三賢之一，擬之如孟軻、孫卿，雖漢代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而事實上，王充在學術思想上，亦確有突破性、破壞性、革命性的推展，誠然是漢代大思想家之一。

我中華民族自軒轅氏黃帝建國以來，迄東漢初年，已有二千六百餘年的歷史，其間聖賢輩出，代有才人，如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尤其是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爭鳴，大放異彩，各本己是，非人之非，著書立說，鮮有詰辯，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稍作議論，未能激起波瀾。漢初，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獻議，武帝首肯，此後，儒學盛行。而圖讖符瑞，方

興未艾，且有愈行愈盛之勢。王充欲挽狂瀾，奮志著書，乃「訂其真偽，辨其虛實」，發揮其批評懷疑的精神，摧陷廓清的魄力，而有「問孔」「刺孟」等肆無忌憚，不避上聖，疾天人感應之論，實具慧眼，識見過人。狩野直喜說：「王充其人不僅奇矯，其持論亦與一般儒者大異其趣。」如問孔刺孟二篇即其一例。向來中國之學者，皆因肆無忌憚地批評孔孟，故動輒與師同罪。但近時西洋之中國學者，卻因此而激賞之。梅耶氏（Meyers）曾云：王充乃一位哲學家，或許為中國哲學中最具新穎、最有思想者。又霍克博士（Doctor Forke）就靈魂論，以王充與柏拉圖相提並論。曾以為王充不似孔子或莊子之為獨斷哲學家，乃為批評家而兼辯證家，與其謂其欲建立自己之哲學系統，毋寧謂其乃努力於指摘儒道二家之謬見，及掃除當時一切社會之迷信之為者。由此點而論，彼無疑乃中國之服爾泰。（中國哲學史）可謂推崇備至。

清朝紀昀說：「其言多激，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諄矣！又露才揚己，好為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狠，以自表所長，亦甚焉！」（四庫提要卷一百二十子部雜家類四）曉嵐固守儒家聖道傳統，謂王充不知謙卑自牧，聖賢不齒。但是對於學術論辯，若持敦厚儒雅的態度，又豈能掎摭誤謬，正俗決疑，獨抒己見，而成一家的言論？誠如孟子所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況且論衡一書，諸本繕寫互有同異，歲月既久，文字漫滅，造成紕漏，欲求卷無僞篇，篇無僞句，句無僞字幾不可得。而今所見論衡校釋（黃暉），論衡集解（劉盼遂），已能恢復完篇，於莫衷一是的論衡思想體系，可以得到公論。是以不揣鄙陋，全力以赴，究其淵源，辨其真

僞。

本書共分十章，前三章評述王充生平，思想淵源，論衡成書的特性。第四章起至第九章，分別就論衡書中的天道、性命、疾虛妄、政治、教育、文學等思想，作深入探討與評析，各章均以述評作結，與本書書名，相互呼應。第十章敍述王充對於魏晉思想的影響，此乃研究王充之名家學者，較少探討的課題。事實上，王充的思想波及魏晉學人，至深且鉅，值得大書特書。

本書著手寫作之初，嘗蒙高師仲華、黃師錦鉉在寫作綱要、思想體系等方面賜予剴切指導；林聰明學長不時提供建言，使本書寫作順利無礙，在此付梓之前，一并誠摯致謝。惟個人才疏學淺，挂一漏萬，在所難免，祈賢師益友，不吝指正是幸。

陳正雄謹序於基隆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

王充學術思想述評 目錄

第一章 王充生平	一
第一節 時代背景	一
第二節 家世寒微	一〇
第三節 治學態度	二七
第四節 師承史識	二九
第五節 仕宦歷程	三五
第二章 王充思想淵源	四五
第一節 推崇儒家，企及孔子	四五
第二節 聞孔刺孟的探究	四八
第三節 贊同墨家的節用薄葬	五〇
第四節 私心道家的自然無爲，切斷天人感應之說	五一
第五節 推崇兩漢學人——董仲舒、班彪、揚雄、劉向、桓譚	五四
第三章 論衡之創作	六三

第一節 論衡著作的宗旨	六四
第二節 論衡的文章風格	六八
第三節 論衡的內容及流傳	七八
第四章 王充的天道思想	
第一節 天道論	八一
第二節 氣化論	八八
第三節 適偶論	九四
第四節 王充天道思想述評	一〇一
第五章 王充的性命思想	
第一節 性有善有惡論	一一一
第二節 王充評述各家論性	一二〇
第三節 命定論	一二六
第四節 王充性命思想述評	一四二
第六章 王充的疾虛妄思想	
第一節 書傳的虛妄——失實	一五三
第二節 偶像的虛妄——崇拜	一五七

第三節 感應的虛妄——虛幻	一六一
第四節 俗議的虛妄——失真	一六四
第五節 迷信的虛妄——詭誕	一六七
第六節 文辭的虛妄——渲染	一八〇
第七節 王充疾虛妄思想述評	一八三
第七章 王充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 養德與養力	一九七
第二節 禮樂與禮義	一九九
第三節 爲政在人	二〇二
第四節 時命與曆數	二一五
第五節 宣漢的正名	二三一
第六節 王充政治理論述評	二三四
第八章 王充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人性與教育	二二九
第二節 率性篇的研究	二三九
第三節 治學方法	一四二

第四節 爲學目標.....	一五四
第五節 王充教育思想述評.....	一五九
第九章 王充的文學思想.....	二六七
第一節 文學的觀念及其重要性.....	二六七
第二節 爲文在於求真.....	二七四
第三節 爲文在於求善.....	二七八
第四節 爲文在於求美.....	二八二
第五節 王充文學思想述評.....	二八六
第十章 王充對於魏晉思想的影響.....	二九五
第一節 懷疑精神.....	二九五
第二節 論辯風氣.....	二九七
第三節 天人感應.....	二九九
第四節 排擊禮法.....	三〇二
第五節 寫實文學.....	三〇六
參考資料.....	三一一

第一章 王充生平

第一節 時代背景

我們研究一部作品，首先必須了解作者的生平，因為作品與生平，息息相關；作品中有艱澀難知的，透過作家生平的深入探討，按圖索驥，常常迎刃而解，得到正確的答案。而影響作者生平的首要因素，厥為時代背景，雖然才智卓犖俊逸之士，有能力創造時代，改變風潮，但受到時代風潮的感染激蕩，隨其波而揚其流，亦大有人在。

王充生在東漢光武建武三年（西元二十七年），死在東漢和帝永元八年（西元九十六年），其間歷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個朝代，享年大約七十歲。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前三十七歲（西元二十七至五十七），從幼年到青年，生長在漢光武帝時代，三十二歲到四十九歲（西元五十八至七十五）的壯年時期，正值明帝當朝，五十歲到六十歲（西元七十六至八十八）為漢章帝時代，六十歲以後的老年時期，則在漢和帝時代，所以論衡書中闡述，有關明、章兩朝資料居多。

王充的時代背景，兩漢思潮的影響，最為深刻，其時中國經過秦政的殘暴苛虐，續有四年的楚漢相爭，逐鹿天下，兵燹相尋，干戈紛擾，天下分崩離析，人民苦不堪言，這是天下一大變局

，迨漢高祖劉邦踐阼，贏秦移鼎，天下顯現出嶄新不同的面貌，誠如趙翼說：
蓋秦漢間爲天地間一大變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
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
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名以取
將相，此氣運爲之也。天地之變局，至是始定。（註一）

秦始皇統一中國文字的大業，「書同文，車同軌」，到了漢高祖以後，終於付諸實現，對於
我國未來文化的發展，居功厥偉，在我國的政治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而在學術方
面，諸子爭鳴的時代，亦告結束，思想漸趨統一。及漢武帝時代的董仲舒，大力提倡儒術以後，
儒家就形成一支獨秀的局面，所以馮友蘭以爲「孔子到淮南王是子學時代，從董仲舒到康有爲是
經學時代」（註二）洵不誣也。雖然漢代各家學者，仍然標榜源自某家，究其事實，已是兼容並
蓄，並不能維持原有諸子各家的真面目。因此，爲了認識王充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得不先認識漢
朝各家的流變，究其根源，藉此了解王充何以「內有所傷而『外有所疾』」的原因，在在都是兩
漢重要的思潮，約略歸納，分項敘述如下：

一、屬入方術的道家

學術思想的興盛與衰亡，流行與停滯，在古老專制的君王極權統治之下，君王的愛惡，就是

學術思想的導向。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亟盼得到在位諸侯的認同與寵愛，竊居高位，名利雙收，如縱橫家的蘇秦、張儀，直投其君王之所好耳。漢初，黃老政治的推行，上從君王太后，下至權貴大臣，君倡於上，臣和於下，君臣翕然相合，如司馬遷云：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註三）。

不止於此，名臣處士，亦敬奉如一。清王鳴盛說：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寶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曹參世家），鄧章（袁盎傳）、王生（張釋傳）、黃子（司馬遷傳）、楊王孫等皆宗之。東方朔戒子，以柱下爲工，亦宗黃老。（註四）

漢惠帝時，曹參初爲齊相，請教蓋公所以安集百姓的治道，蓋公以「貴清靜而民自定」爲治道，九年而齊國安集。本傳云：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姓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通，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註五）

當時，若是反對黃老治道的儒生或大臣，君王都是深惡痛絕，如景帝時代的轅固生，武帝時代的魏其，趙綰等人，都受到擯斥，甚至喪命。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註六）

按轅固生，漢齊人，治詩。景帝時爲博士，後立廉直，拜爲清河太守，疾免；武帝立，後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年已九十餘，諸齊人以詩顯者，皆固之弟子。史記作轅固生，漢書作轅固，師古注云，固者其名，生者其號，王先謙補注引周壽昌曰，生即先生。」（見史記卷一百二十一，漢書卷八十八）

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註七）

以上僅說明漢初君王帝后大臣，喜愛黃老治術，但是與老子的「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截然不同。尤其是誅殺功臣，謫廢異己，豈是「鳴琴垂拱，不言而化」的老子治道？勞神苦思，虧無爲之治道，與老子哲學的精義，可以說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了。是以史記，後漢書的酷吏傳，臚列酷吏的人物，真是罄南山之竹，難以書盡，先有郅都、寧成、周揚田、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楊僕、滅宣（漢書作咸宣）杜周等十人。後有董宣、樊曄、李章、周紘、黃昌、陽球

、王吉等七人。或以「守法爲正」，或以「敢擣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皆源於「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老子七十五）但與「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六十），則是相去遠甚，所以漢初的黃老治術，本質已有極大的變化，魏源謂「學之不善者，則深刻堅忍」，深得其旨。至於神仙說法的瀰漫，方士的蠭起，則是糅合陰陽家，更不是道家原有的真面目了。

神仙方士的流行，先人早有所聞，遠者如彭祖，王子喬等人，近者如秦始皇時代的徐福（註八）漢武帝的禱祈名山大川五嶽（註九），孝武帝時李少君言於上曰：

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其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士，拜爲文成將軍，嘗賜甚多，以客禮禮之。後來又有欒大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自言：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拜爲利將軍，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註一〇）

由此可知，求仙求神，祭祠、封禪等方家術士的盛行，上下充滿著神怪迷信的氣氛，人人言妖，個個說鬼，祭拜、卜祀，忌諱、禳能等無稽之談，處處充塞，王充於道虛篇，曾極力駁斥迷信

的不可信，如黃帝的乘龍升天，淮南王劉安的因父死而招伍被之屬，事覺自殺等，都是迷信作祟的緣故。東漢末年，黃巾賊張角（張天師）等人的作亂，更是借畫符唸咒的方術，全面叛變，發展迅速，漢朝幾乎爲之傾覆，迷信的禍害，網住人心的狂熱，其力量不可低估了。

遠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兩漢期間，方術的醞釀發展，方興未艾，王充值比迷信充盛的時代，所以大力批判神仙鬼怪的不可信，論衡書中有祭意，祀義，解除，詰術、難歲、辨祟，卜筮、譏日、諷時、四諱、薄葬、言毒、訂鬼、紀妖，死謗、論死、自然及九虛等二十六篇，佔有極重的分量，當然，神仙方術的盛行，與王充的思想，必然有密切的關係。

二、儒家的腐化

漢初的黃老治術，盛況空前，歷經文、景等朝代，太后諸侯大臣的推波助瀾，使得朝政雖有小疵，但是和諧居多，百姓得到休養生息。到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國力的儲備，已是相當殷實，才有能力撻伐北方的匈奴，南平百越，西定西域，東收朝鮮，武功鼎盛；而在朝廷內政，有更重要的建樹，就是採用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提議，（一一），使得此後的中華立國，莫不以儒術爲經，歷代君王，莫不以之爲治國之圭臬。諸子百家爭鳴，大放異彩的盛況，從此，銷聲匿跡，學術思想遂歸統一，其間利弊之際，雖爲儒家張舉大纛，深得儒者的贊揚，其實，頗有商榷之餘地。

班固云：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無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儔，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哀然爲舉首，朕甚嘉之。（註一二）

武帝的愛好文學人士，與漢高祖「在馬上治天下」者，迥然不同，且夙夜匪懈治理國事，猶感有缺，實在是有遠見有魄力的君主，仲舒既得武帝的嘉許，乃進而言曰：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註一三）

董仲舒的進言，說明天降灾害怪異的現象，來警惕人君，是天愛人君的表現，若是人君一再沈迷，不知改變施政，必導至傷敗。同時，又以「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的神權，迎合武帝，藉此使君權神化，以鞏固君權，迷惑無知的百姓，因此，百姓尊神就是敬君，只有唯君命是聽了。

此外，又論陰陽說：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